

毛詩正義

冊
十二

毛詩正義

卷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三

(五二)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棫兩逼反樸音

反芾芾棫樸薪之標之

與也芾芾木威貌棫

積也山木茂威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箋云白樸也

生者枝條芾芾然豫所以爲薪至祭皇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芾薄

茅反蕃音煩屬之欲反斬一本作斫燎力召反音濟濟辟王左右趣之箋云辟也

君也促疾於事謂相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

臣皆促疾於事謂相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

臣皆促疾於事謂相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

臣皆促疾於事謂相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

枝葉茂威者是彼械木之樸屬○辟音壁注及下同趣七喻反疏

枝葉茂威者是彼械木之樸屬○辟音壁注及下同趣七喻反疏

枝葉茂威者是彼械木之樸屬○辟音壁注及下同趣七喻反疏

枝葉茂威者是彼械木之樸屬○辟音壁注及下同趣七喻反疏

家使農人得以濟用與德行俊秀者乃彼賢人之叢集而薪之又載而積之於

家使農人得以濟用與德行俊秀者乃彼賢人之叢集而薪之又載而積之於

家使農人得以濟用與德行俊秀者乃彼賢人之叢集而薪之又載而積之於

家使農人得以濟用與德行俊秀者乃彼賢人之叢集而薪之又載而積之於

儀之取之君又引而置之於朝使臣皆國得以輔助而疾趨賢人之置之於位故濟濟然多容

儀之取之君又引而置之於朝使臣皆國得以輔助而疾趨賢人之置之於位故濟濟然多容

儀之取之君又引而置之於朝使臣皆國得以輔助而疾趨賢人之置之於位故濟濟然多容

儀之取之君又引而置之於朝使臣皆國得以輔助而疾趨賢人之置之於位故濟濟然多容

其能官人也○鄭以爲芾芾然枝葉茂威之械相樸屬而叢生也故使人豫斫

其能官人也○鄭以爲芾芾然枝葉茂威之械相樸屬而叢生也故使人豫斫

其能官人也○鄭以爲芾芾然枝葉茂威之械相樸屬而叢生也故使人豫斫

其能官人也○鄭以爲芾芾然枝葉茂威之械相樸屬而叢生也故使人豫斫

薪燎○以祭之時左右諸臣趨疾而助之言皆助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能官

薪燎○以祭之時左右諸臣趨疾而助之言皆助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能官

薪燎○以祭之時左右諸臣趨疾而助之言皆助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能官

薪燎○以祭之時左右諸臣趨疾而助之言皆助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能官

人燦○以祭之時左右諸臣趨疾而助之言皆助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能官

人燦○以祭之時左右諸臣趨疾而助之言皆助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能官

人燦○以祭之時左右諸臣趨疾而助之言皆助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能官

人燦○以祭之時左右諸臣趨疾而助之言皆助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能官

當積聚樸屬在薪下故知樸爲積也此云樸杓木也伐木析之謂之薪既以爲薪則

當積聚樸屬在薪下故知樸爲積也此云樸杓木也伐木析之謂之薪既以爲薪則

當積聚樸屬在薪下故知樸爲積也此云樸杓木也伐木析之謂之薪既以爲薪則

當積聚樸屬在薪下故知樸爲積也此云樸杓木也伐木析之謂之薪既以爲薪則

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然蓄是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爲喻而文不類

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然蓄是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爲喻而文不類

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然蓄是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爲喻而文不類

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然蓄是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爲喻而文不類

毛詩注疏

十六之三

大雅

文王之什

一

中華書局聚

天之禮而分皇天上帝為二者亦以標文可盡兼天神廣言之耳未必文王已祭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趣人義又薪之標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燎祭義為長○傳明趣君釋義曰此趣嚮之趣義無所取故轉云君疾趨○箋辟君至積薪之義故知相助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瓚諸臣助之亞璋瓚也○祭之禮王裸以圭積薪也○反鬣濟至攸宜○毛以為文王能任賢為官助之此行禮濟然多容儀音毛疏君濟至攸宜○毛以為文王能任賢為官助之此行禮濟然多容儀峨峨然甚威壯矣乃是俊士所宜祭為臣奉璋是君能官人也○鄭以此章說宗廟之祭賢臣取之濟濟然其臨祭為臣奉璋是君能官人也○鄭以此章說宗其左右之臣奉璋瓚助之而亞祭祭是官得其人時容儀峨峨然甚威壯矣乃是俊士所宜祭為臣奉璋是君能官人也○鄭以此章說宗璋之事俊士之所宜助祭祭是官得其人時容儀峨峨然甚威壯矣乃是俊士所宜祭為臣奉璋是君能官人也○鄭以此章說宗傳唯解璋而不言瓚從王行禮之為祭祭是官得其人時容儀峨峨然甚威壯矣乃是俊士所宜祭為臣奉璋是君能官人也○鄭以此章說宗執璋也王肅云羣臣從王行禮之為祭祭是官得其人時容儀峨峨然甚威壯矣乃是俊士所宜祭為臣奉璋是君能官人也○鄭以此章說宗於禮無文故引顧命為證○箋璋瓚夫至璋瓚○正名曰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無專以璋者禮圭以進君璋以進璋夫至璋瓚○正名曰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圭是其事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圭璋瓚者璋瓚也○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瓚王肅云○本有圭瓚者以圭為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為璋者王基駁云瓚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瓚者皆明之故知璋瓚為璋瓚矣祭之用瓚唯裸為然故云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故知璋瓚為璋瓚矣祭之用瓚主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裸是也天官內宰職云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然則亞裸者當是后夫人矣此及祭統言大祭者彼注云容夫祭人有故攝焉攝代王

贊裸一人之事已言諸臣者舉一助王之然則大宰助王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祀
 非獨一人故言祭宗廟也箋直言祭祀之道宗廟有裸以言裸則廟可知祭義說宗
 則此言裸事祭宗廟也賓客則濟祀之禮不言廟以言裸則廟可知祭義說宗
 廟不事儀飾故孝子慤而趨見其儀少耳其實祭是人事非無儀也清廟箋云周公親
 之祭清廟故言威壯釋訓云峨峨祭也舍人曰峨峨至髦俊○正義曰以此璋為祭合
 儀之貌故言威壯釋訓云峨峨祭也舍人曰峨峨至髦俊○正義曰以此璋為祭合
 於爾雅毛不為祭蓋以大號以禮貌同於祭髦俊伯文○箋士卿士○淠彼淠舟
 正義曰士者男子之蓋以大號以禮貌同於祭髦俊伯文○箋士卿士○淠彼淠舟
 丞徒楫之淠舟行貌楫權也箋云與衆臣淠淠然淠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
 孚計反淠音經丞之承反楫音接徐音集舟棹也釋名云在傍撥水曰權郭注云
 楫桡頭索也所以縣權謂之楫說文云楫舟棹也釋名云在傍撥水曰權郭注云
 直教反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邁行及與周王往行謂出
 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疏言淠彼至及之○正義曰文王既官人此行其政令
 爲軍萬二千五百人○疏言淠彼至及之○正義曰文王既官人此行其政令
 以得順流而行者乃由衆徒化人以棹權之故也以興行之故也既有賢臣
 政令也此政可以征討有罪周王皆往行征伐則六師與之俱進也○傳淠舟
 爲王布政故正義曰定本及集注皆云舟行伐則六師與之俱進也○傳淠舟
 行貌或謂之權則毛以時事名之○箋說賢臣至政令○正義曰衆賢者行君政
 言爲動之貌故云順流而行以承上章說賢臣至政令○正義曰衆賢者行君政
 淠○傳天子六軍○正義曰瞻彼洛矣云至百人○正義曰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
 軍爲六師明此六師亦六軍也○箋周王至百人○正義曰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

伐故知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夏官序云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詩為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為梁裸將
于京皆是天子之禮而此必為殷末之人也詩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將
當時之言未是定說鄭志實事文王未必已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伐之
數則乃言六軍耳此稱六師正答師常武六師而曰師者衆之意是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
引詩三處六師之師文以難周禮鄭師皆云六軍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
六師謂六軍之師總言三難文六師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兵爲六軍之意也又易師
卦注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召六卿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
乃是常稱不當於此獨設異端又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廣行皆在周禮之將公
劉箋云郤后稷三公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末當是所注者廣行皆在周禮之將公
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末當是所注者廣行皆在周禮之將公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倬大也雲漢天子爲法度于天下漢之倬在天其爲周王壽考遐
不作人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箋云周王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疏至作周王
○正義曰上已有周王何嫌非文王而於此言謂文王者欲因取文王之名以
解壽考故於此言之也受命之時已九十矣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彫玉曰琢相
述受命時事故云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彫玉曰琢相
新之辭故云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彫玉曰琢相
質也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斧則追亦治玉也相視也猶觀視也追琢玉使成
文章喻文王爲政先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
之如觀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追對反好呼報反樂陟角反注同彫勉我王
都挑反觀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追對反好呼報反樂陟角反注同彫勉我王

綱紀四方箋云我王謂文王爲也○罔罔喻爲疏王追琢至四方○毛以爲上文

事言治寶物爲器所以彫琢其體以爲文章者以金玉爲本也○心性有文故

喻文王所以修飾美之言勉文王勤行善道德不倦教之如彫琢其質如金玉故

故數美以成言勉文王勤行善道德不倦教之如彫琢其質如金玉故

能而後民上治理與文王鄭研精此政教合於禮義其出言工皆貴而愛之好其成文

章而後民上治理與文王鄭研精此政教合於禮義其出言工皆貴而愛之好其成文

如金玉之寶其皆經視而觀之成言其政得宜此民愛之甚餘追同○傳追彫至相質

○正義曰毛以琢是玉曰琢也釋器上通文論語曰謂之彫金木不可謂之鏤刻金不爲彫

之名云玉謂之琢是玉曰琢也釋器上通文論語曰謂之彫金木不可謂之鏤刻金不爲彫

言金曰彫者以彼對文爲別琢散可釋器上通文論語曰謂之彫金木不可謂之鏤刻金不爲彫

亦可爲彫也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木質故相爲質也王肅云禮以興

文王聖德其文如此彫琢矣其質如金玉矣○箋是木質故相爲質也王肅云禮以興

師掌追衡副之兩傍當耳是文衡注俱首服也○王后爲之衡而職曰追師爲之追祭服

有衡垂于副之兩傍當耳是文衡注俱首服也○王后爲之衡而職曰追師爲之追祭服

治玉之名彼注亦引此詩交相爲證也○王政教文視者以目觀物從目生名

觀者見物奢之據彼引此詩交相爲證也○王政教文視者以目觀物從目生名

美能變化惡俗故知此述易傳教者以美之事金玉物之貴者故云其好樂之事則此觀

金玉然言政之甚可知也述易傳教者以美之事金玉物之貴者故云其好樂之事則此觀

亦述政教矣○聖人體自生知性與道合不當於此周輒譽文詳之實謂文王之也○箋

我王至政教紀○正義曰以生知性與道合不當於此周輒譽文詳之實謂文王之也○箋

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然則綱者網之大繩也○紀盤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人

素是其事也○以舉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爲綱也○紀盤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人

以喻爲政有舉大綱者○過者有源微細窮根源者○

棧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

旱戶反

龍音鹿本疏旱麓六章章四句至千祿焉○正義曰作旱麓詩言文王受其祖

亦作鹿○疏旱麓六章章四句至千祿焉○正義曰作旱麓詩言文王受其祖

后稷公劉之功業謂大王以前先公皆脩此二君之業以至於天下王季重

得天之百福所求之祿焉文王得受其基業增而廣之以王有天下故作此詩

并歌大王王季得祿之事也受祖者謂受大王王季已前也王季者文王之父而

之不言文王見其流及後世周公劉能脩后稷之業又是先公之賢俊者故

后稷上世賢君功業布於天下周公劉能脩后稷之業又是先公之賢俊者故

特顯其名公劉之前先公脩后稷之業公劉以后之王季并脩公劉之業故連言

之言周之先祖則大王王季在其中矣而別言大王王季以結受祖之文明受祖

於先王獲福多於前世故別起其文見其威於往重也以結受祖之文明受祖

者受大王王季也申者重也今大王福祿益多故言重也以結受祖之文明受祖

得周祿是敘者要約之旨也福祿一也而言百福千祿焉福言百明祿亦其數

多也祿言于明福亦求得之也福祿一也而言百福千祿焉福言百明祿亦其數

季脩行善道以求神祐是申以百福千祿之事也縣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而

經有文王之事此言受祖而經皆說祖之得福其言不及文王詩者志也各

頌也其文皆辭無不可同生民周公成王之光揚祖業足爲子孫之美故其辭不復及

焉瞻彼旱麓榛桔濟濟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

其君德教○榛側巾反字林云木叢又屈以爲斂也樂音洛下同被皮僞反○荆

而赤其葉如著上黨人篋以爲宮箱又屈以爲斂也樂音洛下同被皮僞反○荆

毛詩注疏十六之三 大雅 文王之什 四 中華書局聚

豈第君子干祿豈第干求也言陰陽和山數殖之德君子得民故其求祿亦得樂

易○豈第本亦作愷又作凱苦亥反弟以亦作悵徒禮反瞻彼至豈弟○毛以

一音待豈樂也弟易也後豈弟皆同易以歧反下同○為視彼周國旱山之

麓其上則有榛楛之木濟濟然茂盛而衆多其性故樂易然之君子謂大王季以

調和是君之所感木猶然明民亦得其性故樂易然之君子謂大王季以

此人物得所而求福祿其心樂易然喜民之得所也○鄭說在箋○傳旱山至

衆多○正義曰以旱文連麓麓為山足故知旱為山名○知麓是山足者以周禮

地官有大林麓中林麓小麓麓立林衡之官以掌之與山虞連職若斬木林則

受法於山虞長木之處在山知麓為山足也濟濟文連榛楛為木之貌故為衆多

周語韋昭注云榛以栗而大楛木名陸機云楛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有

織以為牛筐箱器又屈以為釵故上黨人謂曰問婦人欲買楛不謂竈下自黨有

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為楛○箋旱山名至此為喻其得豐樂被君子德曰下云

豈第君子明是德能養民故為樂易故以此為喻其得豐樂被君子德曰下云

傳千求至樂易○正義曰千求釋言文周語引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楛

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若夫山林園囿竭林麓散亡數澤肆逸民力周盡田

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毛依此文以為義彼

韋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茂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

此傳為說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陰陽和山數殖自然民豐樂矣立

君所以牧民美則人君之德當以養民為主不應捨陽和山數殖而唯論草木是必

木既茂威民亦豐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與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故

箋申而備之○箋君子至樂易○正義曰以序言受祖祖文未見故辯之云君

子謂大王季也上言民被其德教是有樂易之德施於民也君子行善亦

應之既施樂易於民故求福亦得樂易是謂樂易之德施於民也君子行善亦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圭瓚之命然後錫以秬鬯金

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瑟所
乙反又作璫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爲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
音巨黑黍也鬯敷亮反以黑黍米搗金草取汁而和之豈弟君子福祿攸
釀其酒其氣芬香調暢故謂之秬秬上灼反字或作杓○豈弟君子福祿攸
降箋云又休戶江反注也○降疏此瑟又言至攸降○毛以爲言大王王季有德於民
殷王帝乙賜之酒爲金所照又色黃而流在玉之璫中此有樂易之德之君子而
前注其秬鬯之酒爲金所照又色黃而流在玉之璫中此有樂易之德之君子而
以有德之故是福祿所以降玉璫○正義曰璫者器名以圭爲柄圭以
黃流謂鬯之酒爲異餘同○傳玉璫成器謂之圭璫故云玉璫圭璫也璫者盛鬯酒之
玉爲之指其體謂之玉璫據成器謂之圭璫故云玉璫圭璫也璫者盛鬯酒之
器以黃金爲之體而有鼻口璫據成器謂之圭璫故云玉璫圭璫也璫者盛鬯酒之
酒亦黃金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圭璫飾其意以爲王季九命於義
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誤也九命然後賜以黃金所以圭璫飾其意以爲王季九命於義
此賜也孔叢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
后稷封爲王者後至大王王季文王此爲諸侯矣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周自
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時王季以九命陝亦作伯於西受圭璫秬鬯之賜故文王
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伯猶周召分陝亦作伯於西受圭璫秬鬯之賜故文王
叢之言以王季爲東西大伯故以九命言之也○箋瑟繫至此賜乎毛意當如孔
瑟爲玉之狀故云繫鮮貌說文云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絃或當然○江漢曰釐
爾圭璫秬鬯一卣是賜圭璫必以秬鬯隨之故知黃流卽秬鬯也傳以黃流爲
黃金流鬯箋直以秬鬯爲黃流者秬鬯隨一秬二米黃流卽秬鬯也傳以黃流爲
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一秬二米黃流卽秬鬯也傳以黃流爲
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璫之中不謂黃流出之時而璫中
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以此故具言圭璫之形如此者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
外以朱爲中央矣明酒不得黃也知璫之形如此者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

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鼻寸衡四寸注圭瑱瑱以祀宗廟
鼻以璋狀言之知三璋如玉瑱者以彼上文云裸圭與瑞引漢禮瑱瑱大五
更不說瑱形明於三璋之制見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漢禮瑱瑱大五
升口徑八寸其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瑱如勺為槃以承之故天子之瑱其柄之圭
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瑱述大王季承之也云殷王帝乙之時
王季為西伯功德受此賜鄭文不見孔叢之書其言帝乙之時或當別有所據
故譜亦然尚書西伯戡黎注云鄭文不見孔叢之書其言帝乙之時或當別有所據
為州牧故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衰八命作牧則王逸云唯八命為雍州牧此王季為
西伯亦當為雍州牧也大宗伯云八命作牧則王逸云唯八命為雍州牧此王季為
八命所以亦得圭瑱之賜者宗伯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圭瑱也鄭駁異義
則以專征當州之內亦當賜之如上公侯伯王季為雍州牧則王逸云唯八命為
引王制云三公一命裘若功則嘉上賜衣衣之謂與一曰衣服是也鄭子之意以
九命之制外別加九賜案禮緯有文則嘉上賜衣衣之謂與一曰衣服是也鄭子之意以
宋均注云九命者彼謂隨命得賜與九命外侯伯子男所希望由此言之七命皆得賜
不在九命者彼謂隨命得賜與九命外侯伯子男所希望由此言之七命皆得賜
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
曰秣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八章行成法九
則樂則以衣化其民居處脩禮房內不潔賜以朱戶以安其體長於教訓內懷至仁賜
以樂則以衣化其民居處脩禮房內不潔賜以朱戶以安其體長於教訓內懷至仁賜
疆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充揚威武父母在宿衛賜以斧鉞使祖得專殺內懷疾義堅
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專征孝慈父母在宿衛賜以斧鉞使祖得專殺內懷疾義堅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喻言上下察也箋云鳶為鵠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于天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喻言上下察也箋云鳶為鵠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于天
○鳶尸反○豈第君子遐不作人德箋云遐遠也言大王季之疏○鳶毛飛至為大人

王季德教明察著於上下其變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天以遊翔其上下則魚皆跳躍於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天以遊翔其上下則魚皆跳躍之言樂易之君子大王季其變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天以遊翔其上下則魚皆跳躍鄭上二句別具箋○傳言上下察○正義曰中庸引此二句乃云言上下察故○傳依用之言能化及飛潛令上下不得所使之明察也○箋鳶鵲至得所○正義曰蒼頡解詁以爲鳶即鵲也名既不同其當小別故云○箋鳶鵲至得所○正義曰鳥擊小鳥故爲貪殘以貪殘高飛故以喻惡人遠去淵者魚之類也說文云鳶爲性之事故以喻民喜樂得其所不易傳者言鳥之得所當如鳶鵲在梁以不驚爲善於喻民爲宜禮記引詩斷章不作者如本故易之○清酒既載駢牡既備豐畜年碩也箋云既載謂已在尊中反字祭林火營反畜香又反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言次擇牲故舉二載○駢息營反字祭林火營反畜香又反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言所以得福也徐亮反介助音界後同○疏清酒至景福○毛以爲大王季既成民享許丈反徐許亮反介助音界後同○疏清酒至景福○毛以爲大王季既成民尊中其赤牡之福祿○鄭以養介爲助爲異餘同○傳言年豐於宗廟以祭祀其先祖以得其大之福祿○鄭以養介爲助爲異餘同○傳言年豐於宗廟以祭祀其先酒見其年豐言牲見其畜碩恒六年左傳曰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其畜碩恒六年左傳曰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故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此傳載彼意也○箋既載至二者○正義曰既載載之於器故知已在尊中豐也此傳載彼意也○箋既載至二者○正義曰既載祭祀之用羞物多矣獨舉酒牲者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故舉是二者也信南山箋解清酒總諸鬱鬯玄酒與五齊三酒此清酒與彼不同者觀經立義所以各別前已具解清酒也冬釀接夏而成其祭不盡然要清酒皆豫作有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又祭義云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而後養之是擇牲在祭前三月次爲酒之後也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

魯公不毛者，用駢駢羣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為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而云駢牲者，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駢也。祭義云：擇其毛得福。○正義曰：詩云：「或者此是作者毛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傳言：「祀所以瑟彼柞棫，民所燎矣。」使瑟無害也。○云：「柞棫之反，所以茂威者，乃人燎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云：「燎放火也。」字林同：「燎，召反。」燎音力。小豈弟君子，神所勞矣。○箋云：「勞，猶反。」○報反：「注同。」來力代反。○疏：「瑟，彼至勞矣。」○正義曰：「上言祭以助福，此言得福之福，所以得茂者，正以爲民所燎，燎而除其傍草矣。傍無穢草，故木得茂盛，以興得福者，乃彼樂易君子也。此君所以得福者，王以爲神所勞，來去其患害矣。既無患害，故多獲福言神之勞。」○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箋云：「葛，蔓也。藟，子來君，子猶民之獲福言神之勞。」○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箋云：「葛，蔓也。藟，子來君，子猶民之獲福言神之勞。」○疏：「依緣先人之功，而反注同枚。○藟，力軌反。字又豈弟君子，求福不回。」○違先祖之道，○作藟同。施以歧反。注同枚。○藟，力軌反。字又豈弟君子，求福不回。」○疏：「莫莫者，是葛也。藟也。乃義曰：上言蒙先祖之福，此言脩先緣之德，言莫莫然，而延樂易之君，子其求福之功，業而起也。大王王季既依緣先祖，則述脩其業，是此申以百福于祿焉。○箋：「葛也。而至於起。○正義曰：序言世脩后，攬公劉之業，此又下言不回者是。」○不違先祖之道。」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齊疏聖○齊四章章六句至以

者言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當聖亦由母大賢故歌詠

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經四章首章言大任德純備故能生此文

王是其所所以聖也二章以下言文王德當神明正義曰家國下民變惡為善小大

皆有所成是其聖之事也○箋言非至德當成○明正義曰家國下民變惡為善小大

也則聖人稟性自天不由於母以歌詠見其數美之深錄之以為後法耳○思齊

歸德於母者以其母實賢遂致歌詠見其數美之深錄之以為後法耳○思齊

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姜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箋

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謙恭自卑小也○媚美記反後同沈音眉

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媚美記反後同沈音眉

行下孟反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也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

見賢遍反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也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

教令○徽疏思齊至斯男○毛以為常思齊敬之德不惰慢者大任也○大任又常能思乃

許韋反○徽疏思齊至斯男○毛以為常思齊敬之德不惰慢者大任也○大任又常能思乃

愛周之大姜配大王之禮而勤行之德音思賢不妬進敘衆妾則能生百數之此故

為大姒所慕而嗣續行其美教之德音思賢不妬進敘衆妾則能生百數之此故

男得為周藩屏之衛也言大任能上慕先姑之所行下為子婦之異餘同○傳齊

行純備故生聖子是文王所以聖也○鄭唯以京室為地名香人服媚之如是言

莊至王室○正義曰齊莊釋言文宣三年左傳曰蘭有國念姑知是大姜也京

服蘭則人愛之媚是愛義也周姜為大任思愛則是蘭之國念姑知是大姜也京

者京師故言京室王季未為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為王故大姜明是

之○箋京師周至卑小○正義曰以周京相對故知其地名言思愛大姜明是

愛慕其德思其所為故知思其配大王之禮也能為京室之母賢故知大姜明是

京地無愆過也既能為婦是德行純備故能生子聖母賢故知大姜明是

毛詩注疏十六之三 大雅 文王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周京俱是地各而分配有異故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大任謙恭自卑小以明
 其本志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於溫天王狩於河陽穀梁傳曰
 會於溫言小諸侯也以河陽言之唯周公康叔爲相時也大姒爲周公康叔之母是
 義曰定六年左傳大姒一人而有百男之屏翰是婦人大姒美事故言爲大姒不妬
 文王之妃也又解大姒多男爲國之屏翰是婦人大姒美事故言爲大姒不妬而進
 衆妾則宜有百子能有一人而有百男之意以婦人之美事故言爲大姒不妬而進
 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爲十子也其名則左傳
 文云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武王伯邑考爲十子也其名則左傳
 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爲伯甸非尙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
 之兄也又管蔡霍爲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尙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
 大姒間五叔者其曹與管蔡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
 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
 載其叔不次曰曹叔振鐸次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
 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子王取大姒生伯邑考武王
 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子王取大姒生伯邑考武王
 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子王取大姒生伯邑考武王
 幼爲次則其弟無明文以下不以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悵宗公宗神也
 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爲政將無有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於神明無刑
 是怨患其所行者無是痛傷其將無有凶禍○悵音通○音凶○本又作凶○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言賢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箋云寡妻有之
 宗族以此又能爲政治于家邦也書曰乃寡兄勛又曰越乃御事○疏家邦○至
 刑韓詩云刑正也御毛牙嫁反鄭魚據反適丁歷反勛許玉反御事○疏家邦○至
 毛以爲文王以母賢身聖能協和神人言文王之德乃能上順於先祖宗廟羣
 公以安寧百神故神無有是怨患文王有神無有是痛傷文王順於先祖宗廟羣

事明神蒙其祐助之內言族親禮法於寡少之適妻內治正人倫以爲家國亦復行此
化至人倫乃和親族其化自內及外徧被天下是公言其聖也○鄭以爲文王雖
先正人倫乃和親族其化自內及外徧被天下是公言其聖也○鄭以爲文王雖
聖能屈己從衆心不自專乃能順於其尊貴之羣公言其聖也○鄭以爲文王雖
王以此爲舉事允當於神明之福無禍災是怨其順文王之所行者神明無是痛傷其文
政教之妻言接其妻以禮爲政治此又至其順文王之所行者神明無是痛傷其文
惻痛○正義曰書序云班宗彝神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又傳言公至
罔則宗公是義曰書序云班宗彝神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又傳言公至
宗安寧也尊而爲公失其道無所怨痛之○箋惠順至凶禍○正義曰惠順云順言
者尊也尊而爲公失其道無所怨痛之○箋惠順至凶禍○正義曰惠順云順言
臣怨乎不以是得人君當順大臣之故也○故知惠順至凶禍○正義曰惠順云順言
忻悅文王不以是得人君當順大臣之故也○故知惠順至凶禍○正義曰惠順云順言
凶禍也易傳曰王以左傳稱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故知惠順至凶禍○正義曰惠順云順言
力於神此言文王之聖不稱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故知惠順至凶禍○正義曰惠順云順言
廟當以王統之賢言公且位傳未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晉語云文王
於是以乎用四方之賢言公且位傳未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晉語云文王
而訪於辛尹重之以賢言公且位傳未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晉語云文王
時惻彼正論文王之先召畢榮意寧言安而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神罔
順臣可知故易之彼注賈逵唐固皆云八虞周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神罔
原公也案論語有八士鄭以爲周固皆云八虞周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神罔
意則別有八士賢人在虞官矣○傳刑法至御迎○正義曰刑法釋詁文無夫
曰寡妻今有八士施法於之明寡矣○傳刑法至御迎○正義曰刑法釋詁文無夫
詁云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爲迓故毛讀言大迓訓之爲迎王肅云以迎治
天下之國家○箋寡妻至御事○正義曰毛讀言大迓訓之爲迎王肅云以迎治